



在曹禺剧院里《寻找戏剧家》

# 创新戏剧形式 开启人文故居新体验

本报记者 徐雷雷

日前,沉浸式感观戏剧《寻找戏剧家》亮相曹禺剧院,以其独特的表演形式、创意的感官体验,深受观众及游客喜爱。该剧目由天津北方演艺集团出品,天津市河北区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意风区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天津北方对外演艺交流有限公司和天津市演出公司制作,莎氏比耶剧团演出。天津北方对外演艺交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寻找戏剧家》制作人徐筱涵表示,“《寻找戏剧家》是为曹禺剧院量身打造的沉浸式驻场演艺项目,也是对名人故居文化旅游资源活化利用的全新探索,希望观众可以走进曹禺剧院,沉浸式感受曹禺先生的人生历程和艺术成就。”



救点追踪

## ■ 闭上双眼 用心感受 原来戏剧可以不用“看”

一场备受瞩目的戏剧即将开演,戏剧家笔下的六个角色却连夜逃走。剧本空壳,天才戏剧家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为了帮助戏剧家,朋友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聚会,聚会中,戏剧家竟离奇失踪了,《寻找戏剧家》的故事由此开启……

演出开场前,每一位观众都会按要求选取剧中的一个角色,随后走入剧院。空旷的剧院迷雾重重,尘封的剧情再度展开,观众被蒙上眼睛,与戏剧家笔下的角色相遇,开启一次关于命运的逃亡,一场情起悲喜的新生,最终帮助戏剧家走出了创作困境,共同感受一场爱与自由、光明与希望的感官戏剧之旅。

在黑暗中前行,观众将依靠感官来感知剧中人物、探索剧中世界。闭上双眼,那些听到的、碰到的、闻到的种种在内心格外放大,由此能沉静专注地体会剧中人物的内心。这种新奇的互动体验,将大大增强观众的参与感和情感共鸣,也能更加深入理解曹禺先生作品中角色的内心世界和情感表达。

该剧导演贾泽轩表示,《寻找戏剧家》作为一部沉浸式感观戏剧,不仅满足了观众沉浸式感受戏剧的独特体验,还融入了感官体验的相



关理念,满足观众多维度的感官需求,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各个方向,进一步引导观众的情绪,与戏剧家笔下经典剧作的角色们一同探索现实与虚构的交错边界,“在这部剧中,我们用拟声的东西和味道设计了不同感官通道,让观众通过在感官通道上的探索、体验,想象出一个角色的样子,感受戏剧的魅力,从而在内心播下一颗戏剧的种子。”

演员赵蔓瑾曾有过一次相似的观剧经历,当时的感受令她至今记忆犹新:“我很久以前看过一部话剧,它虽然不是沉浸式的,但是也需要蒙上眼睛,演员会在你的耳边说话,用一些声音来模拟场景,那种感觉很震撼,也让我产生了想要尝试演出类似戏剧的想法。这次导演能做这样一部戏,我很高兴,终于有机会可以试试了。”

在赵蔓瑾看来,戏剧并不一定要用眼睛“看”,“现如今我们用眼睛能捕捉到的信息太多,我们往往忽略了其他感官也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讯息,当我们闭上双眼,用心感受,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去感知这个世界,感受曹禺戏剧的独特魅力。”

## ■ 发挥想象 创新形式 探索戏剧的无限可能

近年来,沉浸式戏剧作为一种“剧场观众

体验的新方式”,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因此走进剧院,了解戏剧,爱上戏剧。在戏剧被大众关注和喜爱的今天,如何让戏剧不断刷新人们的认知,持续散发魅力,是贾泽轩一直思考的问题。在他看来,戏剧拥有无限可能。

从天津音乐学院戏剧影视专业毕业后,贾泽轩选择留在天津,成立了莎氏比耶剧团。九年来,贾泽轩带领剧团不断尝试戏剧的各种可能性,创作了很多实验性戏剧。谈及《寻找戏剧家》的创作历程,贾泽轩坦言是源于自己的一场病:“去年,我偶然间得了眩晕症,医生告诉我多休息,尽量多闭眼。这是我第一次尝试闭眼那么长时间,我发现当我把视觉关闭时,我其他的感观突然变得异常灵敏。那时我就在想,戏剧非得是要让人看到的吗?有没有可能通过触觉、听觉、嗅觉等感官,帮助人们想象一个人的人生故事。”

没想到这个大胆的想法这么快就有了实现的可能。为了大力发展天津的旅游产业,促进文旅融合,今年年初,天津北方演艺集团联合天津市河北区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意风区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天津北方对外演艺交流有限公司和天津市演出公司,希望能以曹禺剧院为依托,打造一部属于这里的沉浸式戏剧。贾泽轩想要打造沉浸式感观戏剧的想法,得到了大力支持。

随后,贾泽轩便开始了剧本创作、招募演员等一系列准备工作。也是在这期间,编剧蔡文青加入了《寻找戏剧家》的创作团队,“我起初是看到了招募演员的信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来的,没想到在和导演沟通的过程中,发现

我们在戏剧创新上有很多想法不谋而合,并且导演想要尝试沉浸式感观戏剧的想法让我觉得很有意思,于是最终以编剧的身份加入进来。”

但沉浸式感观戏剧在国内鲜有先例,无从借鉴的贾泽轩和蔡文青只能不断尝试,再不断修改,“我们的每一场戏都会经过很多次的排演,想要观众能有最好的观剧体验,首先我们要做到可以沉浸进去,所以我们会先以观众的身份去进行尝试,再把过程中感受到不足的地方进行修改。”

在剧情设定上,为了让观众能有更好的沉浸式体验,剧中的6个主要人物,观众每次观演只能解锁一位,每个人物设定的场景以及路线也是各不相同。在60分钟的时间里,观众可以全面地了解曹禺的一生,感受曹禺戏剧的魅力,“《寻找戏剧家》是为曹禺剧院量身打造,因此我们将‘让自由与爱延续下去’作为剧本的中心思想,结合了曹禺作品中极具现代意义的主题,引发观众的共鸣与思考;并且我们选择了曹禺作品中经典的人物形象作为剧中角色,挖掘人物特性,以感观进行诠释,让观众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来‘阅读’曹禺。”蔡文青说。

## ■ 人文故居 量身打造 文旅融合开启新篇章

天津是一座中西合璧、古今融通的城市,拥有丰富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资源。毗邻曹禺故居的曹禺故居就坐落在河北区民主道东侧,是著名戏剧大师曹禺先生童年至青少年的生活地,也是一处充满意式风情的小洋楼。《寻找戏



剧家》是为曹禺剧院量身打造的沉浸式驻场演艺项目,也是对名人故居文化旅游资源活化利用的全新探索。

天津北方对外演艺交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寻找戏剧家》制作人徐筱涵表示,《寻找戏剧家》的设计初衷就是让曹禺剧院与故居做到“联动”。观众或游客通过参观曹禺故居,可以了解曹禺先生的生活环境和家庭背景,感受其思想和精神风范;走进曹禺故居,通过剧院的演出,沉浸式感受曹禺先生作为中国戏剧界的开山者、中国杰出的现代话剧剧作家,他的作品影响着一代代热爱戏剧的年轻人,在中国戏剧史上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与标签。

“平时在曹禺故居,总会遇到来自意风区参观的游客,他们进来也不是看演出,就想看看剧院是什么样的,话剧是什么。所以我们通过这部《寻找戏剧家》,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戏剧,打好曹禺故居这张名片。也许等观众看完走出剧院,再到曹禺故居参观或看大师的作品时,会离人物更近一点,更深层地感受大师的精神世界。”贾泽轩说。

据贾泽轩介绍,自8月7日首演开始,《寻找戏剧家》将开启常态化演出模式,每周五下午、晚上及周六周日全时段在曹禺故居与广大市民及游客见面。“目前我们已经演出20余场,也收到了很多观众的反馈,有些观众觉得60分钟太短了,不过瘾;而对于仅仅想要快速游览的游客来说,60分钟或许又有些长。那么针对不同的人群,下一步我们计划再打造两个版本,长的可能会达到100分钟,短的可能只有20-30分钟,力求满足所有观众的需求,让大家在曹禺故居能有最好的游览体验,也请大家期待我们后面的演出。”

## 非遗新信

# 吕阳 非遗传递的是文化上的归属感

本报记者 胡春萌



中国风筝有许多派别。金马派风筝是北京风筝的代表之一,在清末民初由著名风筝艺人金福忠与近代工笔花鸟画名家马晋共同创立。

吕阳,北京金马派风筝的第四代传承人,从一名高薪程序员到从事风筝文化和技艺传承,他也经历过挣扎和彷徨,是什么促使他选择了金马派风筝并坚持了下来?



## 从程序员到非遗传承人

记者:听说您以前是程序员,那您是怎么开始从事风筝创作的?

吕阳:是的,我干了6年的程序员。从事风筝创作的原因,一方面是偶然,另一方面也是必然。说是偶然,因为我父亲吕铁智是金马派风筝的第三代传承人。差不多十年前,我爸当时唯一的徒弟,我师兄,突然间生病,人就没了。我爸培养我师兄用了好多年,付出了很多心血,天不遂人愿,就出了这样的事情,我爸很受打击,后来我妈也病了。有一天我回家,突然发现老爷子头发基本都白了,我挺心疼他的,就想换个离家近的工作,多回家陪陪父母。后来正找着新工作呢,有一回我一发小儿来我家聊天,他就说:“阳哥你怎么不接干爹这摊儿呢?你自己的工作要是不干的话,无非就是这五六年

干脆就辞职回来干这个。

开始的一段时间,实际上各方面感觉的落差挺大的,就得慢慢去想明白,给自己一个坚持下去的理由。程序员这个工作确实收入高,但是干那么多年给我的感觉,我就是个零件,一个“工具人”,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但是做非遗传承,这个归属感和价值感是很大的。

记者:最开始改行,跟着您父亲学制作风筝,适应起来困难吗?

吕阳:这块儿我还真不觉得很困难。我小时候还练过体操,后来我慢慢琢磨琢磨编程、做风筝这三件事,看似八竿子打不着,其实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共同点——你得踏实下来,练体操你得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练,练到你满意为止,练到合格为止;编程你得一个代码一个代码地写;干手艺就得一点一点地练技术、抠细节。所以实际上,我个人没有这种跨度很大的感觉,可能和我的性格也有一定关系,能坐得住,能反复、深入地去进行精细的工作。它是一种能在枯燥里边找乐趣的行为。

## 非遗传承是可以凝聚文化力量的

记者:作为一名“80后”,您觉得,非遗传承如今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吕阳:我做这一行差不多快十年了,现在从国家到社会各界都在推进非遗进校园这项工作。我父亲那一辈的人,在“非遗”这词之前,也在做类似的工作,当时我父

记者:当下非遗传承的环境,和父辈面对的那个环境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吕阳:在我年幼的时候,我从老先生口中听到的“江湖”是那么的绚丽纷呈,他们有那么多经历,有那么多好的技艺,为风筝的发展做了那么多贡献,但是我从没在老先生的眼中看到自信和快乐。但是到了我父亲这一辈,他有了很多机会去国外进行展示,“金马派风筝”是作为中国文化的其中一个代表走出国门的,这个时候,自信、荣誉感和价值感,我是能在我父亲身上感受到的。这些年,国家和社会各界对非遗都很重视,国潮的兴起给了我们这一代非遗传承人更大的自信。这门手艺它不再只是个玩意儿了,它不再是犄角旮旯的东西了。它承载的意义和责任更大了,它承载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

记者:那么您在非遗传承中面临的新的难点是什么?

吕阳:如今国家和社会各界对“非遗传承”的重视程度都越来越高,需求也越来越大,就拿“非遗进校园”这个项目来说,学校的需求很大,北京这边基本上各个学校都开非遗课程,所以我和我父亲一周5天的课程都排满了,早几年的时候更忙,上下午排课。但是教育是需要质量的,前期备课、课后梳理的工作很多,后来我们就自己主动地减掉了一些课。我们也尝试过培训老师去进行“非遗进校园”的工作,但是效果不好,这些老师只能做到按照我们整理好的PPT、课件,去照本宣科,但是他们很难把手艺本身的特点、优点传达出去,有时候还会被“问住”。毕竟有一桶水,才能给学生一瓢水。所以怎么讲,要保证教学的质量,在非遗传播、培训的这一块,需要增加供给,但是步子还不能迈太大。这个就是现在面临的最新的难题,我们也是在不断去尝试各种方法解决问题。

而且我们新一代的传承人,如今面临的考验还是挺多的。我们父辈那一代人,他们可能只要把自己的手艺打磨好,就可以了,他们可以做得更纯粹。但现在不行了,现在对于新的传承人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我们不仅要有过硬的手艺,还要懂得营销,学习产品设计,这些东西跟手工艺说相关也相关,但是更多是跟时代相关,是时代环境逼着我们去学、去做,传承人不仅技术要好,还要有复合能力。